

孔慶東：金庸者誰？

「金庸寫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氣魄；寫情愛，有『直教生死相許』之深婉；寫風景，有『江山如此多嬌』之手筆；寫歷史，有『一時多少豪傑』之胸懷。」在孔慶東看來，金庸的小說遠遠超越了武俠的範圍，「他打通儒釋道，馳騁文史哲，驅遣琴棋書畫、星相醫卜，關聯到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如果把金庸比喻為一個巨大的十級寶藏，孔慶東說目前「金學」研究只算挖掘到三級，「金學」仍舊大有可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通訊員 邵鮮艷

金庸的武俠小說有極高的傳聞率與影響力，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同時他也被認為是全球讀者最多的中文作家之一。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嚴家炎先生1994年在北大率先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是金庸小說走進高雅文學殿堂的開始，而後有無數人曾對他的作品進行研究，寫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感想，而師從嚴家炎的孔慶東是「金學」裡一位響噹噹的人物。

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人稱「北大醉俠」。是錢理群先生的開山碩士、嚴家炎先生的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尤其對魯迅頗有研究，同時研究金庸20多年，也是金庸先生的忘年交。曾多次在央視「百家講壇」主講金庸和魯迅。曾以最高票數當選北大「最受學生愛戴的老師暨『十佳教師』」。孔老師博古通今，有奇才異想，寫文犀利獨到，天馬行空、任意揮灑。十餘年來，孔老師先後寫出當下中國罕見的痛快文字，其《47樓207》《空山瘋語》《超越雅俗》《正說魯迅》《金庸評傳》《笑書神俠》等書一直暢銷不衰。

嚴家炎先生在1994年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之後，從2004年開始，孔慶東每隔五年就在北大開設一次「金庸小說研究」的全校性選課，目前已經講過四次，每次開課都是堂堂爆滿，頗得學生的喜愛。近日，以其「金庸研究」課程課堂錄音為底本整理成書的《金庸者誰》出版，將孔慶東的北大課程向大眾敞開。

近日孔慶東帶著對金庸深度解讀的新作《金庸者誰》做客鄭州松社書店，一針見血話金庸，講述那個不朽的江湖。這是一部北大金庸研究課堂實錄，從現象學、文化、文學、武俠



孔慶東在鄭州松社書店接受採訪。 劉蕊攝



孔慶東新作《金庸者誰》

四個方面，將金庸、金庸武俠小說作為六十年來重要的文化現象，進行以武俠文學為核心的大文化研究。

雅俗共賞 承載「全息」中華文化

孔慶東主要研究現代文學即1949年之前的文學，金庸本來不屬於他的專業研究範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表示研究金庸小說屬於「管閒事」。那麼他為什麼要「多管閒事」呢？孔慶東稱向老百姓解釋全球讀者最多的作家之一金庸的作品到底價值何在是學者應有的擔當。

金庸小說剛開始是在《大公報》等香港報刊上連載，而後以盜版的方式逐漸進入內地，在書攤上、在路邊，跟不知名的亂書放在一起，慢慢進入了百姓的視野，逐漸暢銷。然而在當時有很多人認為金庸小說是很庸俗的，「低俗、暴力、色情、下流」等批評的聲音不斷。但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嚴家炎先生曾對金庸小說有過高度評價，說金庸小說「發動了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他的作品可以說填平了高雅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溝壑，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讀金庸到底是庸俗行為還是高雅行為，到底有沒有價值，價值有多大，成為了一個新問題。」孔慶東說，作為大學的老師，不同於將已有的學術成果轉化為知識傳授下去的中學老師，理應擔負起不斷發現以及研究新出現問題的職責，而金庸無疑作為「一個新問題」進入了孔慶東的學術研究範圍。

孔慶東回憶道，他第一次見到金庸

先生是25年前，金庸先生因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而被北大授予名譽教授之時。當時的他還是一名博士生，與金庸先生也有了交流，後來又通過「華山論劍」以及後來對金庸先生的作品研究過程中逐漸與金庸先生熟絡，研究也得到金庸先生的認可與褒獎。

金庸小說從不被正統話語認可，以盜版的方式進入內地，到現在的家喻戶曉，孔慶東稱之為「優秀的文化產品滾滾洪流誰也阻擋不住，是人民群眾選擇了金庸，社會需要俠義精神。」在孔慶東看來，金庸小說遠遠超越了武俠，金庸寫歷史、寫政治、寫景物、寫風俗，均出手不凡，著筆成春，承載着全息的中華文化，「他打通儒釋道，馳騁文史哲，驅遣琴棋書畫、星相醫卜，將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輝燦爛以最立體、最藝術的方式，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同時作為全球讀者最多的中文作家之一，孔慶東認為金庸小說在中西文化交匯點上拿捏好了分寸。「中國的書有的太中化，有的過於西化。而金庸小說去掉了文藝腔，語言非常純正，很好的平衡了中西文化。」

金庸研究仍大有可為

紅樓夢研究協會的會長馮其庸曾說，「金庸小說的成就，不在《紅樓夢》之下。」孔慶東告訴記者，金庸小說的研究也可以像研究紅樓夢的「紅學」一樣，成為單獨的學問「金學」。「從金庸本身的研究可以產生一種方法論，研究金庸小說的版本問題，理論問題以及文化問題，目前的

研究還不夠，青年學者大有用武之地。」

孔慶東說，20年前有一大群人看不起金庸小說，經過這20年來，金庸的作品在逐漸經歷經典化的過程，逐漸被學術體制認可。進入了文學史教材，得到下至人民群眾上到學術體制的共同認可，未來以金庸小說為研究對象的論文等成果還可以更多。

孔慶東特別提到了金庸小說的版本問題。金庸小說的版本非常多，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能夠羅列出金庸小說的全部版本。孔慶東介紹，現在金庸小說主要有舊版、新版和新編版這三種版本。現在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的發行量最大，也得到了最多讀者的認同，在「三聯版」之前，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還曾出版過《書劍恩仇錄》，是比較有價值的藏品。

但是1955年到1972年也就是金庸從事武俠小說創作的17年裡主要連載在報紙上的最初的舊版，還無從收集。我們現在能看到的版本都是金庸後來進行過很大改動的內容，但在孔慶東看來，舊版的內容是很有價值的，有利於研究當時金庸本人的思想以及以香港為中心的東南亞的話語情況，並且每一次版本的改編都可以折射出時代的變化。「我相信將來在金學裡面早晚會獨立出一門學科叫『金庸版本學』。」

孔慶東說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動用主力隊伍來研究金庸，「金庸先生是屬鼠的，他非常不願意過多透露自己的信息，喜歡藏着自己的秘密，在他的洞裡還很多寶貝等待我們去發現。」

付秀瑩新作《他鄉》：勾曲折人生 展時代巨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通訊員 邵鮮艷 鄭州報道）著名作家付秀瑩近期推出新長篇力作《他鄉》，以獨特的女性敘事視角，勾畫曲折精神世界，道盡人生百種滋味。近日付秀瑩做客鄭州松社書店，與讀者分享《他鄉》中翟小梨被時代巨浪裹挾着的命運轉折與精神成長歷程。

付秀瑩，知名作家，現任《長篇小說選刊》主編。著有長篇小說《陌上》，小說集《愛情到處流傳》《朱顏記》《花好月圓》《錦繡》《無衣令》等。曾獲首屆小說選刊獎、第九屆十月文學獎、首屆茅盾文學新人獎等多種獎項。「芳村」是付秀瑩文學版圖中長期的精神根據地，付秀瑩也憑藉以「芳村」為背景的《陌上》吸引了頗多關注。

在新作《他鄉》中，女孩翟小梨不再滿足於留在芳村，她嚮往更遼闊的世界。憑借自己的天資和勤奮，她從鄉村到省會，又從省會來到首都，在生活的激流中沉浮輾轉。雖然在命運的壁壘面前跌跌撞撞，滿懷傷痕但那道射向自我的隱秘微光，從未停止照

耀。最終，她完成了個人的精神成長，獲得了內心的安寧。

從「芳村」轉向「他鄉」，付秀瑩稱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跟隨着時代的發展，翟小梨跟我的人生軌跡大致相當，中年回首，有太多的感慨想要傾訴。」寫作歷時三年一氣呵成，付秀瑩告訴記者其實翟小梨已在她心中孕育十多年之久。「她哭着喊着要誕生，要活下來，活在讀者心裡。她要到人世走一遭，去見識讀者，她要去碰撞去共鳴。」

在付秀瑩的筆下，翟小梨野心勃勃、熱氣騰騰，是一位很有力量的女性。但付秀瑩稱其實這不僅僅是一部女性寫作，翟小梨身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改革開放以來蓬勃向上積極奮進的時代精神。「《他鄉》彷彿一個巨大的隱喻，關乎急劇變化中的中國，關乎時代巨變中人的命運遭際，關乎生活激流中破碎或者完整的新的中國經驗，關乎你，關乎我，也關乎她和他，以及魯迅先生所說的，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他鄉》，終究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況有



付秀瑩做客鄭州松社書店。

關。」
時代發展中即孕育着挑戰與機遇，付秀瑩希望讀者能從翟小梨身上獲得啟發，在如今瞬息萬變的時代裡能夠快速地選擇判斷、自我審視、堅定方向，找尋到自我與世界合適的相處方式。



書介

通天之路：李白

作者：哈金
譯者：湯秋妍
出版：聯經出版



當代英語世界最負盛名的華裔小說家、美國國家書卷獎、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得主、旅美華裔作家哈金，綜覽漢學相關研究，用作家之筆融入情節鋪陳和生動對話，同時以學術研究之清晰論述加上嚴謹考究，完成了一部宛如小說般有趣易讀的非虛構傳記。從史料上

記載李白各個時期經歷事件之轉折為軸，輔以李白流傳後世之詩作，在千年後，還原創作當下的時空背景，勾畫出一個完整鮮活的李白。哈金以自身在英美詩歌方面的訓練解讀李白詩作，力求簡潔，但維持敘述的流暢性，進而將盛唐的李白和作品與現今世界連結，讓讀者感同身受，並得到理解上的欣賞和情感上的體認。歷史真實的李白、詩人自我創造的李白、歷史文化想像所製造的李白，都在此書中娓娓道來。

歲月靜好：蔣勳日常功課

作者：蔣勳
出版：時報文化



美學大師蔣勳以二十四節氣為時序，書寫日常生活中面對人生、面對社會、面對大自然的省思。是他自己的功課，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功課。全書一百餘篇，每一篇都是一帖生活格言，每翻讀一帖，就能得到內在的喜悅與寧定安穩的力量。蔣勳說：「我應該在節氣推移間，學習聆聽更多生命的對話。」

看小說

作者：西西
出版：洪範書店



「我好像有個老毛病，看了好的小說，就想告訴別人，希望別人也看。」西西總是在看，不停地「看」，看房子看娃娃屋熊仔猴猴看貝貝看世界……以無止境好奇靈敏的眼與心，持續不歇「看小說」，看看她如何看寫這五十四本小說：《魔山》、《純真博物館》、《少年Pi的奇幻漂流》、《白老虎》、《性本惡》、《包法利夫人》、《愛與黑暗的故事》、《芬尼根的守靈夜》、《我的父親母親》、《焚舟紀》……

陸源新書《童年獸》 嬉鬧怒罵中療癒「灰暗」童年



陸源做客鄭州松社書店。 劉蕊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邵鮮艷 鄭州報道）曾著迷於宏闊歷史和家族故事龐雜書寫的「80後文學猛將」作家陸源在完成兩部長篇小說《祖先的愛情》、《范湖湖的奇幻夏天》後，首次以自身經歷為藍本寫作半自傳體小說《童年獸》，他用嬉笑怒罵的幽默語言敘述自己「略顯灰暗」的那段過往，在寫作過程中「療癒童年」。近日，陸源作客鄭州松社書店，與讀者分享他的創作故事。

陸源出生於廣西南寧，大學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畢業，如今從事寫作，著有長篇小說《祖先的愛情》、《范湖湖的奇幻夏天》，中短篇小說集《保齡球的意識流》等，譯著有波蘭作家布魯諾·舒爾茨的《沙漏做招牌的療養院》和《肉桂色鋪子及其他故事》等。1980年出生的他，童年因加入體校圍棋隊，最終又回歸校園的特殊經歷而與眾不同。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陸源說寫作童年並不是一時興起，很早之前便想寫這段童年經歷，只是一直沒有找到與之契合的形式與語調。「童年是我內體爛爛的腫瘤，是我屢遭敗壞的繁星萬花筒，是我落往煉獄的伊甸園，是我從未消逝、永存於心的灰暗世界……」《童年獸》講述了主人公身為圍棋少年的成長經歷。充滿競爭的殘酷空間不僅帶給「我」心智的磨礪，更使「我」漸漸超越圍棋的勝負，認識人生與社會的荒誕與凝重，用作者的話說，「世事艱難，酒酸狗猛」。小說的獨特之處在於這種深刻的痛感，恰恰是通過幽默、諧謔與咒罵的筆調來實現的，這種元氣淋漓、嬉笑怒罵的語言，正是陸源久久未動筆而找尋的「合適的語調」。

為什麼採取這種鬧劇式、幽默諷刺的語言來講述「略顯灰暗」的童年經歷，陸源告訴記者，有時候描寫嚴肅悲慘的經歷並不必須用特寫的鏡頭來展示淒厲的叫喊與痛苦的抽搐，「保持一定距離，採取像新聞片一樣更快速的推進方式也能達到相同的效果。這種距離是用來保護自己的安全距離。」陸源說這種方式能夠讓他更好地把那段「不太愉快」的故事講述出來，是更好的「療癒童年」的過程。